

金色的麥秋

徐 魁 作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

金色的麥秋

徐 璉 作
王大鈞 畫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・瀋陽

編號：4013

金色的麥秋

著 者：徐 魁

插圖者：王 大 鈞

出版者：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(瀋陽市馬路灣)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
(瀋陽市馬路灣)

印刷者：東 北 新 華 印 刷 廠
(瀋陽市鐵西區裕工街)

字數：19,600

印數：1—15,081

定價：1,100元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一、金色的麥秋

太子河兩岸連個漫山崗都沒有，自從大壩修起來以後，黑黝黝的土地上連年豐收。

月河村前進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二十多垧麥地緊挨着大壩。

麥秋，麥地上鍍了一層金。微風一吹，成熟了的麥子就像大海一樣掀起一片波浪，麥穗有一掬多長，麥粒鼓實實的，麥芒扎撒着，急等着人們去收割。

大牛和社員們一同從地裏往回走，他瞅着這一片好莊稼，心裏不住地叫好。他拉過一棵麥穗，用手掂了幾下說：「真是好收成！」

大牛的名字叫牛大江，從小就長的很結實，再加上有一股牛脾氣，村裏有些好事的人就把他的名字給顛倒過來叫犂（江），大牛。後來，犂大牛三個字叫起來不順嘴，大夥又把犂字給去掉了，乾脆叫大牛。

大牛多半輩子在外頭給人家扛活，在村子裏是數一數二的老莊稼人。這

些年歲數大了，比力氣是比不過年輕人，可若是比生產經驗，年輕人還得往後靠，別說剷地、割地，就是擺弄犁杖也像擺弄手上的煙袋一樣熟練。

若論起來，大牛確實是個大好人，多半輩子在地裏辛辛苦苦的，沒學過什麼歪歪道，不會玩奸取巧，只會老老實實地幹活，就因為這樣，村子裏的人都信服他。解放後，剛一組織起來，大夥就選他當了互助組長。今年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，社員們又選他當了農業生產組長。在社裏，大牛總是實心實意地為社員服務，就是針鼻兒大的事，也要為合作社打算打算。在這些方面，誰也說不出二話來，可就是這個人聽的稀、見的少，照他兒子——海山的說法，就是「有點保守思想」，什麼事都是眼不見不信實。

社員們從地裏回來，一同往家裏走，大牛走在最後頭。剛過壩坎，老尤頭放慢了腳步湊到大牛跟前問：「生產組長，麥子可要到要勁的時候了，怎麼還不張羅啊？」

大牛從麥穗上搓下幾個麥粒扔進嘴裏，咬得嘎崩一聲，然後對老尤頭說：「怎麼不張羅？你就放心吧，叫得起合作社就得有合作社的樣，管保不能叫麥子扔在地裏就是了！」



進了村，社員們都各自回家吃晚飯去了。大牛住在腰街，在回家的道上有好幾個人都問他收麥子的事，他都用「放心吧！」這句話搪過去。

大牛雖然這麼答覆着，可是心裏比社員們還沒底兒。回到家，在屋裏坐不穩站不牢的。他的兒子海山和女兒海鳳都沒回來。他掀開鍋蓋一看，溫乎乎的一盆飯和兩碗菜還四平八穩地坐在鍋裏。大牛這時候哪有心思吃飯，轉了幾圈，就奔社主任家去了，想找社主任核計一下收麥子的事。偏巧社主任沒在家，他留了一個話，又轉回來了。進屋，順手拿起那把使用了三年多的大蒲扇，到院裏窩瓜架底下去乘涼。

窩瓜架底下真涼快，細溜溜的小南風一陣一陣地從太子河面上吹過來，大窩瓜葉迎着風，輕輕地來回擺動，發出刷啦啦的響聲。大牛解開了青小褂，一邊用蒲扇打着蚊子，一邊核計着地裏的事。

今年春天，新農具組要用雙輪雙鐮犁翻地，大牛那時候就特別反對，硬說：「那玩藝兒除了鋸齒就是狼牙，能翻好地？」可是後來真就能翻了，而且比舊式的彎鈎犁翻的還深一半多，大牛又說：「翻的那麼深，土涼，苗不凍死啦？」今年春天用播種機平播密植時，他也彈：「像種韭菜似的，能長好？」

社主任一次又一次地給他打通思想，他也不信。一直到苗出齊了，他一看，比用彎鉤犁種的長得又高又壯，這才又找出一句話：「看麥秋吧！」

到麥秋了，麥子長的比哪年都好，照單幹戶一比，簡直高出一腦袋，他才沒話說了。

麥子熟了，用什麼辦法收割？這又是個大問題。

多少年了，太子河兩岸的莊稼人都是一棵一棵的用手拔麥子。河灘地上，鐮刀都用不上，土壇的像灰堆似的，莊稼人沒有不慶這個活計的。一到晌午，太陽在頭上晒着，一彎腰一頭汗，眼前直冒金花。大牛也不是不知道這些，可是，他過於愛莊稼，他眼瞅着麥子熟了，恨不能一粒不糟蹋地從地裏拉回來。素常日他看着小孩在莊稼地裏捉螞蚱都趕緊攆出去，誰知道收割機能不能一點不踢登莊稼呢？他又想：「那台收割機簡直太複雜了，可不能和春起那些小傢伙比，而且是叫海山擺弄，一下弄不好就得出毛病。還是別出高招，老老實實地幹吧！自個是生產組長，幹一天就得對得起大夥一天，麥子收成好壞，是關乎全社的事。」他決定了：「怎麼的也得向社主任提出這個意見，不能用收割機割！」

正在這時，社主任來了。

社主任名叫趙慶新，排行老三，晚輩的人都管他叫三叔。趙慶新跟大牛是臉對臉長大的，一個是膀大腰出身；一個是扛鋤把子出身，在窮人沒飯吃那年頭，兩個人常在一起賣工夫。解放後這幾年，老三走前邊去了，土改的時候參加了黨，現在是村上黨支部的副書記，在合作社裏是主任。

趙慶新這兩天也在張羅收麥子的事，成天不着家。他剛從新農具倉庫回來，他老婆就告訴他大牛找他，他飯也沒吃就來了。

大牛找他為什麼事，他猜出了七八成。他知道大牛的脾氣，大牛把合作社當成自己的家，把莊稼當成自己的命。他知道大牛保守是因為他害怕任何一件新的改革奪去他心愛的東西。

兩個人面對面坐下。大牛開門見山就說：

「老三，麥子可到時候了！」

「是啊。」社主任簡短地回答着。

大牛有話在肚裏攔不住，把聲放高了又說：

「光答應不好使，得想辦法呀！到底是割還是拔，得做出決定大夥好幹

呀！

「咱們社裏不是有計劃嘛，我們照計劃行事。」社主任說。

「計劃，計劃……」

「是啊，按照計劃行事。」

大牛喜歡乾脆，不喜歡這種含糊糊的話，他直截了當地說：

「反正這麼說吧，使用收割機我心裏算沒有底兒，到時候若出個一差二錯的，我可不能擔這份責任，這是收麥子，可不能開玩笑……」

「使用收割機這是改革農業技術，你怎麼能說這是開玩笑呢？」社主任站起來，站到大牛面前，顯得那麼高。他停了一會兒又說：「春起訂計劃那時候，你也是舉手同意的呀，怎麼到這時候就要變卦呢？」

「那嚮就是那麼回事唄！同意不同意又能咋的，咱們得看風使船呀。眼時麥子在地裏嘩嘩直響，你還光顧做樣子、起帶頭，耽誤了事怎麼辦？」大牛把小板凳往後挪了挪，又坐下去。

「怎麼能耽誤呢？」

「別的咱不說，就拿你大侄海山來說吧，你叫他擺弄個小玩藝兒還將就，

那麼大的機器他治不了。我自己的孩子，他有多大能耐我還不知道！我不能眼瞅着他踢登了大夥的莊稼不管。」

「海山這孩子雖然歲數小，但是到區上受過訓，技術還不壞。再說，一遭生，兩遭熟，你不叫他鍛鍊，多嚙也不能熟練。反正政府貸給咱們的機器，咱們就得想法使用，決不能讓收割機在那閒着。誰有意見呢，可以提到大會上去討論。做什麼事都是第一步難，總也不邁這一步，就總也動彈不了。」

大牛悶了一會兒，說：「老三，這可不是你一個人的事呀！」

社主任說：「就因為不是我一個人的事，我才這麼辦呢！」

大牛問：「真若出了錯，你敢擔責任？」

社主任說：「我是主任，我不擔誰擔！」

大牛又是半天沒說話，待了一會兒，站起來說：「不行，到時候若真耽誤了，誰擔責任頂個啥，今年春天用播種機種地那嚙，若不叫春成從指導站趕來幫忙，那幾十垧春麥還不播到五月節去呀！這回春成也不能來了，海山那個毛愣勁，還不捅咕出漏子來呀，不行，不行。」

社主任知道大牛的體性，總是一條道跑到黑，一下子也難說服他，只好

說：「今晚上開社員大會，正好，咱們到會上再討論吧！」

趙慶新回家吃飯去了。大牛也覺得肚子有些空拉拉的，也進屋去吃飯。這時，海山和海鳳說着笑着從外頭走進來。海鳳一眼看見大牛正掀開鍋蓋往外端飯，忙問：「爹，你也才回來呀？」

大牛沒吱聲，端完了飯，把鍋蓋摔得嘖咚一聲。姐兩個看着爹這個神色真有些奇怪。本來嘛，自打媽死了以後，爹拉把他們，把他們當成手上的兩顆珠，輕易沒當面發過什麼大脾氣，今天是怎麼了？姐兩個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悄悄地走進屋。

吃飯的時候，海鳳開頭問：「爹，你跟誰生氣啦？」

大牛多嘴都不願意讓孩子們看見他的氣臉，被這一問，氣也自然就消了三分，忙說：「我哪來的那麼多氣？」支吾過去了，爺三個繼續吃飯。

「海山，爹問你一件事。」大牛待了半天才說話，「那台收割機收拾好了沒有？」

「早好了！」海山自豪地說。

「你能保準好使嗎？」

「沒啥問題。」

「不能像春起那樣了嗎？你可要記住『麥熟一晌』啊！……」

海山滿有把握地說：「叫你說的啦，好賴我還到區上受過幾天訓練，就是沒去，那麼個機器誰還不能擺弄。」

大牛說：「別學着淨說大話，出了毛病咱們能擔得起呀？年輕輕的什麼都敢試試，真是心比天都高。」

海山說：「政府貸給咱們新農具，就是叫咱們提高生產，這怎麼叫心高呢？叫你那麼說，咱們就得一輩子用手扒土拉圪啦？」

「別總講些大道理，你爹活這麼大歲數了，就不如你！」

大牛是想盡量讓海山聽他的話，哪知道說一句他頂一句，大牛越發來氣了：

「反正我不能讓你出外頭給咱們老牛家丟人去！」

「我這是為合作社，丟咱們老牛家什麼人？」

海鳳也說：「爹，這是全社的事，光在家嘍嘍也不頂什麼，一會開社員大會再說吧！」

海山說：「本來嘛，你總是不同意，可全體社員都同意呀！」

大牛說：「總是全體社員，不是當爹的，別人能跟你說這些話呀？」

海山說：「當爹的說了就準對呀？」

大牛說：「好，不對，不對，你爹沒有對的時候！」

爺三個飯也沒吃好，就開社員大會去了。

二、社員大會

社員大會是在後場院月亮地上開的。靠新農具倉庫這邊坐着的有海山、海鳳和一些年輕社員；靠石頭碾子那邊坐着的有大牛、老尤頭和一些年老的社員；中間還零散地坐着、蹲着幾個人。婦女生產組大部分在倉庫這邊坐着、站着。

「往一塊集攏集攏好開會。」合作社會計站在院當央大聲喊着，人們靜下來了。

社主任從一條板凳上站起來說：「麥子老黃了，明天就得準備下地割麥

子，今個晚上開會，主要的就是把收麥子的計劃詳細研究一下。」院子裏一片肅靜，人們抽老青煙吧噠吧噠的聲音，聽得清亮亮的。社主任接着說：「今年不同往年，咱們的地連成了片，春起用播種機種的地，現在到麥秋了，大夥討論討論咱們怎麼往家收？」

有一個愣小伙子站起來說：「還研究什麼，咱們不是有計劃嗎，照樣幹唄！」

話沒說完，一個老頭拉了他一把說：

「拉倒吧，哪都少不下你，愣頭青！」

愣小伙子再沒吱聲就坐下了。

海山站起來說：「得研究研究，合作社嘛，就不能蠻幹。使用收割機割麥子本來都討論過了，可到現在又有人不同意了。」

「誰不同意啦？」好幾個年輕人問。

「誰？橫是有……」海山沒馬上點出爹的名字。但是大牛却明知道海山是說自個，想反駁又沒找出有勁的話，只得先聽別人說。

一個年輕人又問：「誰不同意，說明白了！」

「誰不同意，就是保守思想！」

「對！」

靠倉庫這邊的年輕人，一抬一吭地吵吵起來。大牛在這邊早就受不住了。

「你們拉倒吧，什麼保守不保守的，這叫研究正經事呀？」

大牛的嗓門比誰都高，這一聲震的靠倉庫那邊沒動靜了，靠石碾子那邊的人就像有了靠山似的，嗡嗡起來。

「這麼說你是不同意用收割機割地了？」愣小伙子又站起來喊。

「不是同不同意的事，收割機若真好使，咱們又有保靠人擺弄，那就沒說的……若不呢，就得另說了。」老尤頭也站起來幫助大牛說話。

「還是信不着唄！」海山說。

老尤頭就怕質問，忙解釋：「信是信着了。」

海山緊跟着問：「那到底是為了什麼呢？」

老尤頭被問的直打眼：「這……」

大牛接上去說：「海山，你別在那給我念喜歌啦！使用機器，使用機器，

嘴說的可倒挺容易，就悞了事誰擔着？是你，還是你爹這個生產組長？再說，那麼大的機器，就你那兩下子，還不整出漏子來呀？」

海山這時也顧不了那些了，他當大夥面頂了他爹幾句：「怎麼能整出漏子呢？機器不好使，工人造它幹啥？」

「對，對，匠人不造廢物。」一個年輕人喊。

「別學着穿鷄毛鞋走輕巧道，世上哪有那麼容易的事！」大牛說。

社主任趙慶新幾次想插言，但是為了讓這場爭論繼續下去，好從中發現社員的思想情況，所以沒有說出來。

「在早年咱們拔麥子，累的到晚上扯貓尾巴上炕的滋味還沒嚐够？」又有一個人嘟囔着，「有機器了，誰還願意受那個大累！」

大牛一聽這話，氣就更不打一處來了，他把嗓門提高了說：「我說，你們都不是莊稼人，啊？幹活嘛，還怕累？你們都想怎的？」

海山說：「都想改革技術，使用新農具！」

「好，就讓你們禍害吧！」大牛轉身就走。

「大哥，你站站。」社主任把大牛拉了回來。